

講道稿

標題：一顆關係所有家庭問題根源的果子

經文：創世記 2:16-17； 3:1-9,19

---

兄姊妹們早上好，平安。

上週，Ken 牧師開始了一個新的講道系列，名為「家庭根基」，其靈感來自《創世記》的經文。今天，我將繼續這個系列。在上主日崇拜結束後，我有機會與幾位弟兄姊妹交談；他們當中有些人對講道中的某一張投影片印象深刻，就是這一張。

我相信許多人都會同意，我們的家庭中存在著各種問題：激烈的爭吵、冷戰、緊張的關係、無法滿足的抱怨，以及一代又一代重覆的傷害循環——你是否想過，這一切究竟是從哪裡開始的？我是說，這一切最根本的起點在哪裡？

根據整個人類最古老的故事，基督徒以及許多非基督徒都知道，所有的問題都始於一棵樹上的果子。關於這顆「禁果」的真實身分，存在著一個普遍的文化誤解。從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作品到現代科技公司的商標，流行文化普遍將其描繪成一顆「蘋果」。

其實《創世記》的希伯來原文只用了「*peri*」（果子）這個詞。將這種普通的果子說成蘋果，很可能是源於早期學者使用的一個巧妙的拉丁文雙關語（如耶柔米，他在西元四世紀將希伯來文舊約翻譯成拉丁文武加大譯本）。

拉丁文中的「蘋果」是 *malus*，而拉丁文中的「邪惡」或「壞」也是 *malus*。因為「蘋果」和「邪惡」在拉丁文中是同音詞，藝術家和詩人們發現它是一個完美的象徵縮寫，用來代表將「邪惡」帶入這個世界的果子。然而，聖經原文刻意地沒有具體指明是哪種水果。

今天，雖然我們的重點是那顆果子，但我認為有必要先來研究一下這棵樹。這棵樹的名字是「分別善惡的樹」（創 2:9）。在我告訴你們這在英文聖經中的涵義之

前，請允許我先說說它在中文聖經中的意思，因為中文聖經對這個詞的翻譯，顯然是受到了聖靈的啟發。

華人手中的中文聖經，最初並非由華人自己翻譯的，而是由外國傳教士翻譯的（這些傳教士當然也得到了華人同工的幫助與支持）。

英文聖經我們有 NIV，但我現在要談的是和合本（CUV）。中文和合本聖經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奉獻、堅韌、傳教士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上帝恩典的動人篇章。

1890 年，第二屆基督教傳教士大會在上海舉行。來自各個宗派的代表一致認為，由於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且各傳教組織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翻譯一本統一且標準化的中文聖經是必要的。因此，一個跨宗派的「夢幻團隊」成立了，超過 100 位資深的傳教士學者參與了這項歷時 28 年的艱鉅任務。當包含新舊約的《官話和合本》最終於 1919 年完成並出版時，最初的翻譯者中只有富善（Chauncey Goodrich）一人仍在世，其餘的人都已經被主接回天家了。

實際的故事要複雜得多，但從那時起，這個版本的聖經就成為了全球華人的聖經。即使過了一個多世紀，儘管出現了許多新的中文譯本，這份百年的屬靈遺產仍然是中文查經和主日崇拜的首選。這也是我每天查閱的版本。

### 中文視角：分辨 vs. 分別

在這本和合本中，“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被翻譯成「分別善惡」樹。在中文裡：

- **分辨善惡** 意味著辨別善與惡。
- **分別善惡** 意味著定義善與惡。

這兩者的差異看似不大，但顯然如果你吃了這果子，你就擁有了「善惡的知識」，那麼你應該就能夠「分辨」善惡了。因此，翻譯者似乎應該將其翻譯為「分辨善惡」，這比「分別善惡」更好。但是他們並沒有那樣做。

大多數人讀到「善惡的知識」時，都會認為這是關於獲取道德資訊——學習對與錯的區別。彷彿在吃下果子之前，亞當和夏娃在道德上是未受教育、未被啟蒙的。但是，各位想一想，整本聖經都在教導我們「學習分辨對錯」，難道這真的是上帝不希望亞當和夏娃學到的東西嗎？

在中文裡，**分辨善惡**指的是辨別善與惡——也就是接受一個標準、理解一項教導、應用一個原則。就像有人遞給我一個道德的指南針，而我學習如何看懂它。

但**分別善惡**指的是決定並宣告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不是接受一個標準，而是成為那個標準。我不需要看指南針；我就是指南針。我來決定。我來定義。我不需要上帝來教我什麼是善惡。我就像上帝一樣，我有權威，我有權力，任何我宣告為善的，那就是善；任何我認定為惡的，那就是惡。我可以創造善惡的知識，並且可以將這知識強加給別人。

這是應用法律的法官和制定法律的暴君之間的區別。前者是智慧。後者則是想要稱神。

《啟示錄》給了我們一個發人深省的警告，指出那些宣告善惡卻沒有能力分辨善惡的人的光景。

【啟 3:17】「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老底嘉教會變得非常擅長宣告——「我們是富足的，我們一無所缺！」——但他們卻完全無法分辨自己的真實狀況——也就是他們靈性上的貧窮。這正是這棵樹的果子在人類身上所產生的結果：

【創 3:7】「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纔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這是一種過度膨脹的清晰感，伴隨著逐漸消失的現實感。

「眼睛明亮了」這句話算是一件壞事嗎？是的。我記得很清楚。當我還年輕的時候（大概 14 歲？），我外婆就已經警告過我：「阿斗啊，在你結婚之前，要把眼睛睜大。仔細看清楚、好好評估、三思而後行，想好你要和什麼樣的人結婚。但是一旦你結了婚——從那刻起——你就必須閉上眼睛。你不能再去看你配偶的缺點，只能接受、包容和無條件地接納。否則，你的婚姻將會成為很好的教材——反面的那種。」

所以「眼睛明亮了」未必是一件好事，尤其對結了婚的人來說。你們也知道，眼睛明亮之前，亞當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眼睛明亮之後，亞當說「祢所賜給我的女人，她害我」。

### 英文/希伯來文視角：希伯來文化背景

這是我們從中文翻譯的角度來看這顆果子/這棵樹。現在讓我們從英文翻譯的角度來看看。雖然英語是我的第二語言，但我仍然可以肯定地說：“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是對希伯來原文精準且忠實的翻譯。問題不在於翻譯。問題在於英語並沒有承載讓這句話具有爆炸性影響的希伯來文化背景。

在英文裡，“face” 指的是你字面上的臉，但在中文裡，很多時候「面子」指的是我的名譽。同樣地，在希伯來文化中，「一個人擁有善惡的知識」，很多時候並不代表這個人很有學問，而是意味著這個人就是上帝。

舉個例子：《撒母耳記下》記錄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大衛的其中一個兒子押沙龍，策劃謀殺了王儲暗嫩（他同父異母的哥哥），因為暗嫩強暴了押沙龍的親妹妹她瑪。謀殺發生後，押沙龍逃跑了。三年過去了，大衛王想念他這個兒子押沙龍。於是，軍隊統帥約押召來了一位聰明的婦人，指示她帶著一個捏造的法律案件去見王——這是一個藉口，能為王提供一個「台階下」，並給大衛一個將流亡的兒子帶回家的理由。

在故事的對話中，這位婦女兩次提到了一句特別的話：

【撒下 14:17】「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話必安慰我；因為我主我王能聽是非（原意為：像上帝的使者一樣分辨善惡），如同神的使者一樣。願耶和華你的神與你同在！」

【撒下 14:20】「王的僕人約押這樣行，為要挽回這事。」「我主的智慧卻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

這位婦女顯然是在奉承國王。但這裡的文化背景非常清晰：知道/分辨善惡 = 知道世上一切事 = 像上帝的使者一樣，這意味著像上帝一樣。而這正是蛇在《創世記》第三章中令人不安的話語：

【創 3:5】「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這果子不僅僅提供資訊，它提供的是神性。更確切地說，它提供了神性的幻覺——而實際上只帶來了妄自尊大的傲慢。

### 逆向視角：如果「不知道」實際上是好的呢？

如果擁有善惡的知識是「壞事」，或許聖經對「不擁有」它有一些「好」的說法？讓我們從逆向的視角來看看。

【申 1:39】「並且你們的婦人孩子，就是你們所說、必被擄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惡的兒女，必進入那地。」「我要將那地賜給他們，他們必得為業。」

在《申命記》的開頭，摩西回顧了他在曠野對全以色列人所說的話。當時，以色列人已經出了埃及，過了紅海，正準備進入上帝為他們預備的應許之地。然而，他們卻以各種悖逆和不斷的怨言來回應。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好與壞！他們「知道」在曠野的生活是壞的，而回到埃及會是好的。

因此，上帝的怒氣發作，祂藉著摩西說：「好。既然你們『知道』善惡，並且自己決定了那地不能進去，那麼你們就都要倒斃在這曠野中。然而，你們的兒女——那些不知善惡的——他們不依賴自己對好壞的看法。相反地，他們聽從我的話語和我

的判斷。當上帝說什麼是好的，他們就接受那是好的，並照著去行。當上帝說什麼是惡的，他們就接受那是惡的，並加以防備。這些正是你們以為會被敵人擄掠的兒女——這些不『知道』善惡的人——他們才是將擊敗敵人、進入我所預備之地，並得地為業的人。」

我們已經從三個角度來看這果子/這棵樹：中文視角、英文/希伯來文視角，以及逆向視角。那麼，他們當初是怎麼吃了那果子的呢？

世界上第一句被記錄下來的撒但的話是一個問題：「神豈是真說...？」弟兄姊妹們，魔鬼從來不會敲你的門，自我介紹說：「你好，我是撒但，我是來毀滅你的。」牠會化作你腦海中一個聽起來完全合理的聲音出現。牠不是以否認開始，而是以提出疑問開始。

對於神的子民來說，那個問題總是針對一件事：我們的信心。撒但不會說：「別去教會。」牠會說：「你真的覺得去教會有差嗎？」牠不會說：「不要感恩。」牠會說：「上帝真的對你好嗎？看看你現在的處境。」牠不會說：「停止禱告。」牠會說：「你的禱告真的成就了什麼嗎？」

蛇的問題立刻在夏娃身上產生了作用。我們從夏娃的回答中就可以看出來。將上帝在《創世記》2:16-17 的原話與夏娃在《創世記》3:2-3 的版本做個比較：

- 上帝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豐富、慷慨、開放。  
夏娃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各樣」這個詞消失了。  
「隨意」這個詞也消失了。
- 上帝說：「...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精準的識別。  
夏娃說：「...惟獨園子中間那棵樹上的果子」——這棵樹已經成了她的執念。  
她甚至無法再正確地稱呼它的名字了。她的目光已經死死地盯著它。
- 上帝說：「...你必定死」——強調且絕對。  
夏娃說：「...免得你們死」——那種必然性已經蒸發成了模糊的可能。

- 而且她還加了一句上帝從未說過的話：「也不可摸」。一個小小的添加。但對上帝話語的添加，往往是一顆已經開始飄忽不定之心的第一個症狀。

你能感覺到夏娃話語中的情緒在變化嗎？她內心有些東西已經改變了。這個花園本是一份饋贈，現在變成了一個有一棵讓她無法停止想念的樹的花園。那位給了她一切的上帝，在她的腦海中，開始變得像是一位吝嗇、有所保留的上帝。這就是蛇的問題所達到的效果——不是一場辯論，而是一種情緒。不是一套神學，而是一種感覺。

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亞當在哪裡呢？

【創 3:6】「...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就在那裡。他聽到了這一切。他看著妻子的眼神改變。他看著她伸手去摘果子。他什麼也沒說。他什麼也沒做。他也吃下去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他們吃下這果子，這顆作為所有家庭問題根源的果子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在他們吃果子之前，他們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創 2:7】「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

如果你是《創世記》電影的導演，你會如何製作這個場景？

你有看過兵馬俑嗎？就是在中國那些用泥土做的塑像？在電視上？想像一下你正在執導一部關於《創世記》的電影——你會如何將這個場景呈現出來？你熟悉兵馬俑嗎？那些在中國發現、經常出現在電視紀錄片中的泥塑人像？上帝向它吹了一口氣，然後泥土碎屑開始從它表面剝落，露出底下的皮膚。很快它開始呼吸，並開始移動，它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對吧？

先把這個想法放在心裡，讓我給你們看一些希伯來文字。

【創 2:7】「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

《創世記》2:7 說，這個人成了一個擁有「生命」的「活物」。5315 *nephesh* 2416 *chay* (*khai*)，你不需要認識這些希伯來文字，只要記住代表這些字的數字，5315 和 2416 就可以了。在《創世記》1:20 中，上帝創造了魚（海裡的生物）和鳥（空中的生物）。你看，牠們也是 5315 *nephesh* 2416 *chay*。同一章的第 24 節，上帝創造了野生動物，就是在地面上爬行的活物。你看，牠們同樣也是 5315 *nephesh* 2416 *chay*。

人類、動物、魚類和鳥類，牠們都是一樣的，都是擁有「生命」的「活物」。此外，上帝用來創造牠們的材料也是一樣的。還記得 Ken 牧師上週說的嗎？上帝用 *adammah*（塵土）創造了 *Adam*（亞當），用泥土造了個「土人」。你也可以說，*adammah* 就是 *Adam* 的媽（Ma），我相信「大地之母」的說法就是從這裡來的，從希伯來文來的。現在看《創世記》2:19，上帝用 *adammah* 造出了各樣野地裡的走獸和空中各樣的飛鳥。

那麼，亞當在被創造的時候，是否就像其他動物一樣——在一座茂盛的花園裡平靜地生活，毫無知覺？像動物一樣各管各的事？然後上帝向他吹了一口氣，一道光照向他，他與上帝之間就形成了一種神聖的連結。作為回應，亞當敬拜；他成了一個活著的靈魂，被分別出來，與其他所有受造物不同。

如果你是《創世記》電影的導演，你會如何製作創 2:7 的場景？讓我們再來看看創 3:8 中的另一個希伯來字。這個字很有名。

【創 3:8】「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如果我們看英文或中文翻譯，很難看出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希伯來原文極具詩意，這也意味著非常難以翻譯。例如，上帝的聲音，是聲音！在園中行走。你怎麼翻譯？上帝的話語在行走？耶穌在行走？？這很難。

而在這裡，在那一天，在花園裡，有東西在移動。原文不是「起了涼風」，而是風在移動，但 *ruwach* 7307 這個字，在整個舊約中被翻譯成「風」有 92 次，但被翻

譯成「靈」有 232 次；而且請讓我指出，在整個舊約中，這個字 *ruwach* 被翻譯成「氣息」有 27 次。

所以，如果這個字在這裡可以被理解為「氣息」，那麼在那一天，在花園裡，就在他們吃下果子之後，「氣息」正在移動。問題是，這「氣息」是移入，還是移出？讓我們在這裡做個簡單的數學題。根據創 2:7，人是什麼？

【創 2:7】「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

地上的「塵土」，加上從上帝來的氣息，也就是生命的氣息，這人就成了一個活物。所以，人等於塵土加上上帝的氣息（上帝的靈），既然上帝是靈，我們甚至可以說，人等於塵土加上上帝。

接著，按這個公式往下算，創 3:8 中 *ruwach* 在移動，這風、這靈、這氣息移出了。所以人現在變成了：塵土加上上帝的氣息，然後減去上帝的氣息，等於塵土。只剩下塵土了（創 3:19）。

極具詩意，也極具數學邏輯。這就是他們吃下這果子，這顆作為所有家庭問題根源的果子之後發生的事。

這顆果子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聖約——一種關係的象徵，是上帝與人類之間的關係。在這段關係中，上帝是創造者，而人類是受造物。信任上帝的命令，是一種根植於愛的順服。因此，吃下這果子，就是徹底粉碎了這段關係。受造物試圖僭越自己的位置，奪取創造者的寶座。透過這個行為，人類宣告說：「我們想要為自己定義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們想要成為神——就像祢一樣。」這是對神聖秩序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背叛。

這個行為破裂了這份關係——不僅是在一方面，而是在四個層面上：

- 它破壞了人類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他們躲藏了起來。
- 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們開始互相推諉責任。

- 它破壞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勞苦和掙扎。
- 它破壞了一個人與自我的關係，他們產生了內疚和羞恥感。

好，這就是「一顆造成所有家庭問題根源的果子」的簡短版故事。

這是結局嗎？不。

稍後，我們將邀請 Dennis 和他的學生們獻唱一首特別的詩歌《奇異恩典》。在那之前，請允許我分享一下關於《哥林多前書》15:45 中提到的末後亞當所賜給我們的奇異恩典的省思。

第一個亞當站在一個叫伊甸的花園裡，在分別善惡的樹下。他知道上帝的旨意：「不可吃那果子。」但他想要「像上帝一樣」，所以他決定：「不要成就祢的旨意，只要成就我的意思。」

後來，耶穌站在一個叫客西馬尼的花園裡，聖經稱祂為末後的亞當，祂同樣也在一棵「樹」下，因為十字架本身——那個死亡的刑具——聖經稱之為「樹木」。耶穌本有神的形像，卻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因此祂決定：「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祢的旨意。」奇異恩典啊，第一個亞當在失敗後躲避上帝，而末後的亞當卻走向十字架、走向黑暗、走向死亡——為我們而死。

邀請 Dennis。

**結束禱告：**主啊，我們的祖先悖逆了，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禁果。這個後果還沒有結束。我們至今仍能感受到——在我們的家庭裡、在我們的婚姻中、在我們的孩子身上、在我們的社區裡，以及在這個無法停止戰爭、殘酷與無聲絕望的世界中。

但祢沒有把我們留在樹叢裡。祢來尋找我們。祢呼喚：「你在哪裡？」主啊，教導我們走出躲藏之處。願我們的禱告不是最後的手段，而是第一時間的直覺反應。願

我們不再受自己定義的對錯所管轄，而是受祢的標準所引導。願我們能勇敢面對生命問題的根源，並謙卑地順服祢。

奉我們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